



## “随时爱景光”的叶嘉莹先生

□雨茂

我的一位同事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了叶嘉莹先生创立的“叶氏驼庵奖学金”,奖品的扉页上,有叶先生题写的一句话:努力崇明德,随时爱景光!同事回忆说,当年在吉林大学读书时,曾随学兄到礼堂聆听叶先生讲座,因为座无虚席,他坐在窗台上听完了讲座,感觉如沐春风,很受教益。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位女大学生的发问:“叶先生,您用的啥化妆品啊,咋这么年轻呢?”提问看似幼稚,还带着浓浓的东北味儿,但颇投合女性爱美的心理期待,实际上却是讨巧的,因为叶先生身为名满天下的学者的同时,也是一位女性,有爱美的天性。叶先生的回答是:很少用化妆品,自己是用诗词的感染之力澡雪精神、润泽心灵。她还说:“我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依旧在世界各地传播着中华文化,要为这个绵长悠远的文明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看过叶先生青年时期的照片,眼睛大而有神,眉色如黛,皮肤白皙,头发浓黑润泽,先生确实是美的。美丽难以抵挡岁月的侵蚀,叶先生似乎是例外的。

叶先生曾说:“只要有感觉、有感情、有修养的人,就一定能够读出诗词中所蕴含的真诚的、充满兴发感动之力的生命,这种生命是生生不已的。”表面上讲的是诗词,实际解释了她元气充盈的原因。我看过叶先生演讲的视频,讲堂内座无虚席,众人翘首以盼,先生稳步迈上讲台,身姿清瘦矍铄,一头银发整齐地梳于脑后,面容淡泊和蔼,眉眼间满是岁月沉淀下的静穆。先生轻轻整理一下衣衫,双手交叠于身前,微微倾首向台下致意。开讲时,声音不高却清晰沉稳,如空谷回音,徐徐流淌出诗词的格律音韵之美:“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她会用手指轻轻点着桌面,仿佛那节奏便是诗词的心跳;又会将目光投向远方,引领听众穿越时空,去会晤千年前的诗家词宗。

叶先生非常注重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她经常鼓励学生走出书斋,去感受四季更迭、山明水秀。她认为诗是作家兴发感动的产物,情志活动的引发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大自然的变化,二是人世间的变化。她喜欢在不同季节里观察自然变化,用诗歌记录自己的情感体验。比如她在大学时期写的即景小诗:“停车爱看远山岚,一片天光映水蓝。两岸人家门半掩,板桥垂柳似江南。”诗歌流露出对眼前美景深深的喜爱和陶醉。叶先生认为,只有真正走进自然,才能深刻理解诗人笔下的景致与情感。“随时爱景光”,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

课堂上的叶先生总是全情投入,

用清晰的声音和生动的讲解,把诗词的美妙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她几十年如一日,珍惜每一次站在讲台上的机会,“随时爱景光”在教学时间里体现为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启发学生对诗词热爱的瞬间。她在讲解诗词格律时,会细致地拆解平仄、押韵等规则,通过大量诗词实例让学生明白其中奥秘。她利用课堂上宝贵的时光,让学生通过诗词观察社会、抒发情感、与人交流,培养他们高尚的情操。

叶先生举办诗词讲座,向外国友人介绍中国古典诗词,用流利的外语和深入浅出的讲解,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体悟中国诗词的魅力。对于李白诗中频繁出现的“酒”意象,叶先生指出,在中国文化里,酒常常和文人的情感抒发、社交聚会等紧密相连,与西方文化中侧重于佐餐、休闲娱乐等用途有所不同。比如“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叶先生会解释李白借酒来排解孤独,在花丛中自斟自饮,把明月和自己的影子都当成陪伴的独特情境,让外国听众理解酒在李白诗里承载的寄托情感、营造意境的重要作用,明白在中国古代诗人眼中,酒可以成为与自然、内心对话的特殊媒介。叶先生是以时不我待的急切心理传播中国文化的。

叶先生认为吟诵是中国诗词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够更好地展现诗词的韵律美,推广不及时可能会失传。她在各种场合示范吟诵,语音字正腔圆、韵味醇厚,语速舒缓从容、富有变化,语调抑扬顿挫、情感丰富。叶先生的吟诵声情并茂,韵味独特,让古典诗词在吟诵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叶先生还撰写了大量关于诗词研究的著作。她深知时间有限,要把自己对诗词的见解和感悟尽可能记录下来。为了研究王国维,1970年暑假,叶先生从温哥华来到哈佛大学,整日呆在燕京图书馆中查阅资料,感动了工作人员,管理员破例给了她一把钥匙,方便她在闭馆之后可以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在著述过程中,叶先生认真查阅资料,对每一个观点都深入思考。她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写作,“随时爱景光”表现为只争朝夕,将更多研究成果留给后人。

叶先生一生历经坎坷,如早年的战争离乱、中年的家庭变故等,她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和诗词的热爱。在艰难的岁月里,她依然会在心中默默诵读诗词,从诗词中汲取力量。她就像诗词中所描绘的坚韧的植物一样,在困境中坚守自己的信念。她把生活中的每一段时光都当作可以品味诗词、感悟人生的契机,“随时爱景光”意味着即使在困苦的环境中,也能发现诗词之美,感悟生活之美。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副教授、徐州市杂文学会会长)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云想衣裳花想容”……千年文墨中女性之美的惊鸿一瞥,至今鲜活灵动。如今,女性的美与力量,早已超越了容颜,在更广阔的人生图景中,无数女性以各自的方式书写自己的传奇。

“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分享两位女性的人生思考与选择。苏珊·桑塔格以其锋利的智性之光,照亮现代文化的迷思;叶嘉莹则以古典诗心的温润,诠释着东方美学的永恒,理性的锋芒与感性的柔光,各有各的魅力,恰似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女性存在的丰富维度。

□雪樱

我有个习惯,就是吃早餐时要看报纸或读点什么。记得上中学那会儿,每天早上背着书包出院门,手里攥着钢镚儿,从报摊上换份报纸,带到学校里。买完报纸,买面包或牛奶的钱自然就不够了,但能满足一整天。

带着墨香的报纸就是我的“面包”。哪怕是本卷边的旧书,我也能翻读几页,似乎已经成为精神的刻度。二十五年过去了,看报纸与吃面包我同样钟爱不已。二十五年后,我读到苏珊·桑塔格的一段话:一对男女可以共度良宵,但能否面对面共进早餐是个问题。与像她这样拥有强大精神胃口的女性共进早餐,是桩美事,也是冒险,倘若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独立思考,估计会吃个落荒而逃,不欢而散。她曾在战乱中的萨拉热窝一手导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缺水断电,食物匮乏,烛光摇曳中进行制作,她把假日旅馆提供的干圆面包收集起来,给演员、助手、舞台管理员等充饥。她以导演戏剧的方式,让战乱中的人们活下来,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桑塔格的书我几乎都读过,访谈录充满狡黠和幽默,回忆录版本不尽相同,又真实难辨,而她的《疾病的隐喻》《反对阐释》《重点所在》《论摄影》等著作,都被我当做诗性散文来读。她的这段语录广为流传:“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

慰,我小小的自毁。”所谓“自毁”并非毁灭,而是以决绝的方式“推倒重来”,重构精神世界的勇气。人生就是一场残缺对完美的呼唤,不可轻易言弃,自弃等于懦弱“投降”,不是输给别人,而是败给自己。没有比内心更高级的避风港,同样,也没有比自己更强劲的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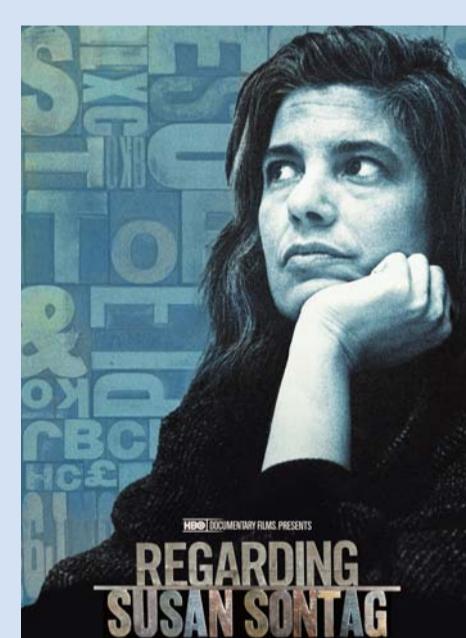
身为女作家,创作路上最大的障碍除了世俗眼光,就是自己的心。多年来,我每天坐到深夜时分,周围环境安静下来,恢复心流的状态,才开始进入写作。但有些时候,就这样发呆,几个钟头过去了,对过的房客、外卖员回来了,楼上开小饭店的夫妻回来了,上夜班接客的情侣出门了,甚至连流浪猫也开始打瞌睡了……我却只字未写。眼睛起了一层雾,内心焦灼不安,第二天起来,无精打采,就像生病似的。慢慢地,我发现,不写也是在写,我有写的权利,也有不写的权利,不写的时候其实是在酝酿。作家陈染在访谈中说过,“不写作难道不是对写作的最高敬意吗?”每天的独处与阅读,第二天都会沉淀为“养料”,在语言的发酵池里,“居于幽暗而种种努力”,反复酝酿与推敲文字,让语言保持澄澈,与心灵的状态一致。这样我就理解了桑塔格,为什么她在所有人都远离的萨拉热窝,执拗地导演戏剧。写作、拍电影、导演戏剧是她认为的“难而正确的事”,她毅然前往萨拉热窝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生而为人”的尊严,以艺术的名义托举高贵的灵魂,也是对抗另一个自己。打赢内心的战争,做自己的女王。

有些人活成了一蓬野草,有些人站成了一座纪念碑,苏珊·桑塔格属于后者。林黛玉、晴雯、萧红、张爱玲也属于后者。“女性的天空是低的”,萧红并不知道,在她去世后,女性的天空在一点一点地抬高,“卧听海涛闲话”也是余音袅袅,像是絮絮讲述一个女人的传奇故事。

不是每个女性都能像桑塔格那样,走出伍尔夫的“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勇敢直面离婚、癌痛以及骨髓移植失败,在疼痛汹涌的暗夜里完成《疾病的隐喻》,替人们揭下被遮蔽的偏见,拒绝反智态度和廉价怜悯。她永不满足地阅读,奋不顾身地创作,竭尽全力地理解,一以贯之的初心是为了捍卫真理,“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现在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她去世后,萨拉热窝人民将波斯尼亚民族剧院前的广场命名为苏珊·桑塔格广场,无疑这是一座城市至高的礼遇。

苏珊·桑塔格的早餐不是物质的,她以女性特有的智性与激情,对抗肉体的夜晚与狂欢,主张精神的黎明与胜利,这才是思想的盛宴。我坚持早起晨读,就像喜欢老面包发酵后丝丝入扣的醇香,钟爱阅读的持久与迷人。我漫无目的地捕获智性光芒,一鳞半爪的快乐,零零碎碎的思想,最终都成为精神版图的一部分,有如神助般存在。

(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世俗的偏见与魅影,就像摄影反对阐释一样,她“现身说法”为疾病正名,正得慷慨陈词,又让人心服口服。

现代女性的谈资少不了医美与养生,但桑塔格制胜的绝招是读书,读到骨子里的智性与美丽,是镌刻灵魂的芬芳。当继父嘲笑她“如果你读太多的书,将来嫁不出去”时,她回以冷笑,直说荒唐。认怂不是她的风格,抑或说,辩论也是要分对象的,有些人不值得去浪费唾沫。在她眼中,“阅读是我的娱乐、我的消遣、我的安